

电影艺术理论文辑之二

走向艺术真实之路

彼薩列夫斯基等著

中國電影出版社

电影艺术理论文粹之二

走向艺术真实之路

〔苏联〕彼薩列夫斯基等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1·北京

电影艺术理论文辑之二
走向艺术真实之路
〔苏联〕彼薩列夫斯基 等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门东大街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89号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3}{4}$ ·字数: 302,000

1961年7月第1版

196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8061·943 印数: 1—2,400册

定价: 0.53 元

編者說明

編在《電影藝術理論文輯》第二輯里的，共有三篇論文：彼薩列夫斯基的《走向藝術真實之路——影片〈夏伯陽〉的創作歷史片斷》，尼柯爾斯卡婭的《影片〈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結構》和羅姆的《影片〈海軍上將烏沙科夫〉的群眾場面》。三篇論文各自結合一部具體影片，分別論述了藝術概括的特性問題、影片的結構原則問題和群眾場面的處理與組織問題。

彼薩列夫斯基的文章，結合影片《夏伯陽》的創作過程——從各個方案的擬定、改寫，直到最後在影片中的表現，考察了導演瓦西里耶夫兄弟在影片中塑造典型、進行概括的特點，他們如何對素材進行選擇、提煉和綜合，從而突出了作品的主題和形象的社會實質與人物性格的豐富多彩。作者着重分析了瓦西里耶夫兄弟對影片中游擊戰士的形象（革命人民的形象）、富爾曼諾夫的形象（黨的形象）和主要人物夏伯陽形象的處理。

尼柯爾斯卡婭在自己的論文里，系統地分析了愛森斯坦在影片結構方面廣泛地加以運用的“對立的統一”原則。影片《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單以持續35分鐘之久而能使觀眾的注意力始終保持集中的冰湖大戰的場面而言，在電影史上也是少見的。研究愛森斯坦的創作遺產，學習他那種善于使作品的思想通過嚴整的結構，按照確定不移的邏輯順序，鮮明地、精確地

而且激动人心地发展下去的本領，正是电影艺术理論工作者和創作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导演罗姆詳尽地分析了他在《海軍上将烏沙科夫》（上下集）中对群众場面的处理和組織工作。

三篇論文分別譯自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电影史組編輯的《电影艺术問題》1956、1957和1955年度年刊。

編 者

1961年5月

統一書号：8061.943

定 价：0.53 元

目 次

編者說明

走向艺术真实之路——影片《夏伯阳》創作历史片断

..... Д·彼薩列夫斯基 (1)

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结构

..... В·尼柯尔斯卡娅 (32)

影片《海軍上将烏沙科夫》的群众場面..... М·罗 姆 (62)

走向艺术真实之路

——影片《夏伯阳》创作历史片断

Д·彼薩列夫斯基

《夏伯阳》是最受观众喜爱和欢迎的、真正富有人民性的影片之一。它在我們国内获得了无比的荣誉，在千百万国外观众中也赢得了极大的热爱，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制成二十年之后的今日看来依然使人深受感动，这一切就使它在我們苏联电影经典作品中间占居了前列的地位。

这部影片不仅是我国电影事业和整个苏联艺术发展中的巨大里程碑，而且是现实主义技巧的最生动、最深刻的教科书。

《夏伯阳》是深刻的思想意图同鲜明的艺术处理相结合、党性热情同高度的业务技巧相结合的光辉范例。

研究这部影片的创作历史，可以使电影工作者获得许多教益。了解一下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就可知道它的作者們那种不倦的探索、大胆的創造和在創作上永不滿足的精神；他們不倦地寻求最恰当的处理手法，力求最充分、最深刻地揭示生活真实和准确地通达观众的心灵。影片的作者們，在創作它的每一場戏时，都不仅細致地选择和綜合生活素材，并且几乎給每一段戏都拟定了好几个处理方案，然后把一些方案根本放弃，

把另一些方案加以融合改造，对又一些方案則彻底改写。考察一下这个过程就可知道，在影片中只采用了那些最重要、最富表现力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能够最突出最完美地揭示作品的主题、主人公性格的社会实质和丰富的个性——也就是推动事件发展，导致新的、先进的、革命的事物胜利的那些内在力量。《夏伯阳》的经验，对于解决艺术概括的特性问题，描写现实的具体历史的观点问题，生活事实同作品中所描写的事实的相互关系问题，均有极大的价值。这部影片的創作过程，是一个极有教益的课程，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电影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技巧方面的许多问题。

在这篇介绍中，我们仅仅从影片作者的創作探索当中举出同揭示人民形象和影片主要人物形象有关的几个例子。

《夏伯阳》的杰出特点之一，是它以极大的艺术深度和鲜明性再现了革命人民的形象，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影片的思想艺术成就和它在苏联艺术中的革新意义。人民在影片中被表现为富有生命的、积极的、能动的现实力量。影片的主旨在于表现人民所创造的历史。

影片作者分出很多篇幅和力量来描写人民群众，对他们做了充分、深刻而鲜明的刻画，揭示出了支配他们行动的真实思想和感情。人民群众场面中的人物——夏伯阳师的游击队员、工人志愿队的战士、本地的农民，都具有丰富的色彩和鲜明的性格，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影片中对一系列配角创造了鲜明的表演形象。他们的丰富多采的性格特征使人民的集合形象显得多面、深刻而极其真实。影片中有许多地方叙述了人民群众武装斗争的复杂经过。观众看见了夏伯阳师游击队员们在战斗中和在休息时的情景。某些慌乱和颓丧的情形被高涨和昂扬

的热情所代替。影片中表現了戰士們的歡樂嘻笑和憂郁沉思，表現了他們英勇艱苦的防守和迅雷不及掩耳般的進攻。通過群眾的這些豐富多樣的心理狀態，顯示出俄羅斯人民性格的堅強和剛毅、革命熱情和智慧、對生活的熱愛和樂觀主義精神，表現出俄羅斯性格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熱鬥爭中獲得的新的特征。

影片表現了這些新的特征的形成，表現了社會主義新意識的產生和成長，表現了共產黨的教育和組織工作。在當時條件下對人們進行群眾性的改造，是一件複雜而艱巨的事業，影片對這點用真實的語言絲毫未加粉飾地敘述了出來。影片作者沒有害怕說出夏伯陽隊伍的真實，儘管它有時是一種多么令人苦惱的真實。

事實上，匯合在夏伯陽師里的那些志願前來的游擊隊伍（特別是在他們作戰的初期），除了無限的饒勇善戰以外，也還帶有許多不良的游擊習氣，反映着“原始的”農民群眾的不堅定和無政府主義情緒。所有這一切都在影片中得到了反映，從而使克服革命農民群眾的自發性和把半游擊式的“自由人”變成正規紅軍部队的過程，在影片中顯得更为真實，更具有藝術說服力。

影片作者在描寫夏伯陽師的時候，力圖揭示出足以說明紅軍群眾內在發展的那些最本質的典型特征。

在這種意義上說，富爾曼諾夫制止戰士們“胡鬧”一場戲的探索過程，是很有趣的。這一場戲對於揭示影片的基本主題有着重大的意義。其中特別深刻地表現了工人階級派來的人——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紡織工人志願隊的作用，政委的教育方法，紅軍群眾及其領導者之間的關係。在這場戲里，師長同

政委的戏剧性冲突达到最紧张的地步，所以这场戏是夏伯阳同富尔曼诺夫相互关系发展中的高潮。这场戏末尾农民推选的代表出场以及群众大会，表现了夏伯阳师战士们的情绪和红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场面，影片作者们并不是一下子就找到了如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的处理的。从最初构思直到实际拍摄为止，这场戏经过了不止一次的更改。

在剧本初稿里，作为政委向夏伯阳师战士中间的游击习气和无政府主义的放肆行为坚决进攻的引线的，是红军士兵的酗酒：富尔曼诺夫和夏伯阳看见三个喝醉的战士在大街上怪声唱歌。

……几个人用酒醉的，嘶哑的嗓子怪声怪气地吼着，他们显然已经喝得“够劲了”……三个强悍的士兵搂抱着站在一起，看来，只是这个“连环保”，才使得他们还能够站直。

富尔曼诺夫、夏伯阳和别其卡骑着马来到他跟前。富尔曼诺夫从马鞍上弯下身来严厉地问道：

“哪里弄到的？”

三个人对觑了对觑，没有讲话，费力地保持住平衡。

富尔曼诺夫逼近，注视着醉汉中间的一个——一个上了年纪的汉子，下巴上一撮乱糟糟的灰白胡子。那汉子不知所措地挤着眼睛。

富尔曼诺夫责难地摇摇头：

“连你，马特维耶夫，也干这个去了。还是老资格的工人近卫军呢！”

纺织工人垂下了头……

富尔曼诺夫停了一下，口气更坚决地说：

“你们这些纺织工人是应该做模范的……可是你……”

当騎馬的人沿着指給他們的方向馳去之后，本来相好的三个人立即散伙了。

老工人顛巍巍的脚支持着搖晃的身体，嘴里嘟囔着，显然是回答自己心里的什么想法：

“这該死的……毒水……我喝它喝了四十年，我就知道这是毒水……”

年青的一个听见了这句话……向前走近些，嘻皮笑臉地問道：

“毒水？……再給你来点，你一定不推辞，你还会喝下去，我的灰胡子的小鸽子！”

老头儿看了看那年青的，想了一想，把手一摊，仿佛說，你說的對，我不推辞……我喝……

在村边小屋的門前挤着一大堆人。乱哄哄地好像临时召开起来的群众大会。小屋門口人們挤成一团。但显然可以看出，人群是不一致的。

紡織工人們单独集聚在一边……但在他們中間也有两三个人快活得不正常。

在旁边，人数众多的夏伯阳师战士的一堆里，喝醉了的要多得多。他們吵着嚷着，不时钻进那心爱的小屋里去“加油”。

一个年青的紡織工人在发表演說，想說服战士們：这是反革命送来的害人的东西……“等我們喝醉了，他們就来打我們，就像捉小鸡子似的！”他建議把酒燒掉。

夏伯阳师的人群里发出一片反对的喊声：不对！这不是煤油，不是用来燒的！酒做出来就是給人喝的！

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議：

既然我們現在都是有覺悟的，所以我們就應該把这該死的害人的玩艺儿加上对半的水，让它別太上脑袋……咱們喊一个烏拉，把它一起喝光！……

正在吵得熱鬧的时候，夏伯阳和富尔曼諾夫来到了，他們徑直

走入小屋。

几个纺织工人跟随他们进去。小屋里挤满了人。他们对酒桶自然地排成一个长队。有一桶酒还未启封……另一桶酒旁边，有一个身材高大、围满机枪子弹带的家伙在那里张罗着。他拿着一个小锅，严格按照次序给走到他面前的人倒“一份”酒。

他自己已经“喝到顶了”。他勉强保持着平衡，他的手看得出在发抖。但，看来“司酒官”这个角色很使他喜欢，所以他怎么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

富尔曼诺夫环顾了一下这一片情景，喝道：

“退出房屋！”

人群呆住了，但没有向外移动。

富尔曼诺夫又喊了一声口令：

“退出房屋！……快！”

他向纺织工人们做了个手势。纺织工人朝酒桶走去。杰烈沙坚决地抓住步枪，用枪托捣破桶底。酒大股地流到地下。

这时，“司酒官”用力把杰烈沙推在一边，气急暴跳地大吼起来：

“政委们——他们自己大喝特喝，可是不让我们喝！……狗崽子们！”

他发疯般地把眼睛乱转……用大拳头在桶上着力一拍，吼着：

“从前没有政委，我们也一样活着——照样打过敌人……南征北战！”他把两手用力一挥。“可现在，你想把我们赶进酒瓶子里去吗？”他喷溅着唾沫，尖声嚎叫道：“打这些政委！”……

他从腰间取下一棵手榴弹，拉下环子，高举在头顶上。

他那变了形的脸现出决意一拼的样子，手榴弹在他因酒醉而不稳的手里摇晃着。人们向后一閃……屋子里立刻静下来，像坟墓里一样……

那游击队员依然站在那里，露着牙齿，高举着手榴弹。富尔曼诺夫向他走近了一步。

……政委慢慢地，仿佛怕惊动了那只可怕的手，小心地掏出手枪。他把枪口对准自己，枪柄朝前，伸给那个游击队员，说：

“打政委，你说？……打我吧……打我一个！”

游击队员的眼睛飞快地转动起来。

富尔曼诺夫一劲不动地直盯着他，同时把枪递给他……递近了些……更近了些……那游击队员依然没有放下举着手榴弹的手，慢慢伸出了另一只手，接过了手枪。

富尔曼诺夫依旧一劲不动地站着，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对手。夏伯阳蹙额注视着游击队员，悄悄地打开了手枪套……

但是，那游击队员突然好像整个变软了。高举着手榴弹的手慢慢放下来。他摇晃了一下，于是整个高大的身躯突然一下瘫倒下来，跪在地下。

“我投降……”

他把手榴弹和手枪一起递给政委，像一条被碾死的虫，用喝醉酒的声音嚎哭了：

“我是……革命培养的……”

富尔曼诺夫摇摇头。

“你是狗娘养的！……”说着收起手枪，对周围的人又说道：“把他押起来！”

……一个夏伯阳师的战士走近没有动的那桶酒，用靴子猛踹桶底。

“咳，他妈的……”

酒汨汨地流到地上，溅了那人一靴子。

富尔曼诺夫跟在被押走的几个酒鬼后面走出去。人群跟了他出去。

别其卡目送政委出去，搔了搔后脑勺，对夏伯阳低低地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咱们政委原来……真是个好样儿的……可我还以为……”

夏伯阳应着他的口气說：

“你以为！”接着夸耀地加上一句：“老弟，既然是給夏伯阳派来的人，那就绝对含糊不了！”①

按照这一稿本的处理，这场戏显得是自然主义地描写了一个偶然的插曲，其中对于一个个游击队员和工人志愿队员的醉态的描写，对于战士們的語无倫次的醉話的再現，以及对于自然主义细节的过分強調②，貶低和歪曲了紅軍群众的形象。

政委同游击习气之間的冲突，被归結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小插曲，被归結为同“司酒官”的一次冲突，而这个“司酒官”的“騷动”看来不过是一个搗蛋鬼的酗酒滋事行为而已。

他的懣服看来似乎充满紧张的戏剧性。按照作者的想法，这个場面将很能說明富尔曼諾夫的坚毅性格。（这种坚毅使得那个游击队员“投降”了。）但是，这场交鋒，以及整个这场冲突，都是虛假的、牵强附会的，这就必然会歪曲主人公性格的邏輯。夏伯阳在整个这场戏中間始終无所作为。富尔曼諾夫在剧本的这一場戏中虽然制止了放肆的游击队员，但同影片中这一場戏的处理相比，他的形象并不見强。对于政委和其他在場的人說来都很清楚：那游击队员不会在这挤滿人的小屋里扔

① 这场戏的手稿收藏在导演 C·瓦西里耶夫的档案中。（单頁附在剧本抄本第32頁。）此处所引，系第一次发表。

② 上述这场戏再下去是这样的：夏伯阳和富尔曼諾夫走后，一个留在屋里的游击队员踢了踢打破的酒桶，連忙脫下靴子，迅速地打开包脚布，把它放在地上的酒里浸。

“我有風湿病……寒腿……弄点酒擦擦，它就轻松点……”

“你一点風湿病也沒有，”一个老头儿气呼呼地說，他羡慕地看着这个聪明的“发明家”，深信不疑地加了一句：“論味道，当然不像那么着……可效力是一个样！”

手榴彈。而富爾曼諾夫把自己的手槍給他，這行為顯得是不必要和不相宜的逞雄。由於追求尖銳的戲劇性場面，結果造成思想和藝術上的虛假。

瓦西里耶夫兄弟舍棄了這個插曲，重新寫成了這場戲的第二個方案，採取了一個更為重大的社會性衝突作為這場戲的基礎。政委同帶有游擊習氣的人的衝突，是通過同搶劫當地農民的行为作鬥爭的事件反映出來的。影片作者採取了這個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衝突之後，卻沒有立即給這場戲找到正確的處理。在新的方案中，搶劫行為的主題被過分地夸大了。

一個紡織工人戰士告訴政委在村里發生了搶劫的事：

“茹果夫，騎兵連長，准許他的弟兄在村里自由行動一晝夜。

這麼一來，騎兵們就隨便亂搞起來了。”

富爾曼諾夫叫來了騎兵連長。

“是你准許的？”茹果夫點了點頭：

“是我……”接着，彷彿辯解似地補充說：“戰士們打得很好。

而且我們的給養也有點不那個……你自己也知道。”

富爾曼諾夫逼近來注視了他一下：

“是這樣……”於是指着桌子堅決地說：“把黨證交出來！”

茹果夫遲疑了一下，但还是掏出了黨證，把它小心地放在桌角上。①

在這裡，把搶劫表現成廣泛的、大量發生的現象，並且讓夏伯陽出面底護放任士兵搶劫村庄的連長，這就使這場戲帶有錯誤的表現。

① C·瓦西里耶夫的檔案。劇本手抄本第32頁。此處所引，系第一次發表。

在这場戏的第三次方案里，作者改变了这場戏的开头，消除了这些錯誤的成分。但在这里，整个涵义还是被歪曲了，因为对游击战士与政委的关系的描写仍是錯誤的。

作者为了保持政委同游击式“散漫作风”的代表者之間戏剧性冲突的“尖锐性”，在新的方案中采取了第一个方案中的一段。

正当富尔曼諾夫同夏伯阳解释的时候，門忽然打开了，一群游击队员冲进了屋子。为首的一个醉汉要求政委释放他們的連长。其余的游击队员支持他的要求。富尔曼諾夫拒絕了这个要求之后，为首的那个人的反应正同第一次方案中那个“司酒官”一样：喊着“打这些政委！”——同时把手榴弹高举在头顶上。①

在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个醉鬼，而是一大群游击队员对政委表示出公开的敌視态度，这种情况就比第一次方案更加歪曲了游击师战士的面貌。

影片作者放弃了这个生硬捏造的和錯誤地“尖锐化”了的“反抗”政委的場面，在进一步对这場戏的修改中，找到了富有思想性的和艺术上正确的处理，这就是影片中所采用的处理。

富尔曼諾夫扣押日哈列夫，他和夏伯阳发生爭执，紡织工人参加排除了糾紛，所有这些，真实地表现了紅軍群众的面貌。

这場戏結束时的群众大会，夏伯阳的出色的演說，群众对

① 瓦西里耶夫兄弟：《夏伯阳》，載于《文学的現代人》杂志，1933年，第9期，第23、24頁。